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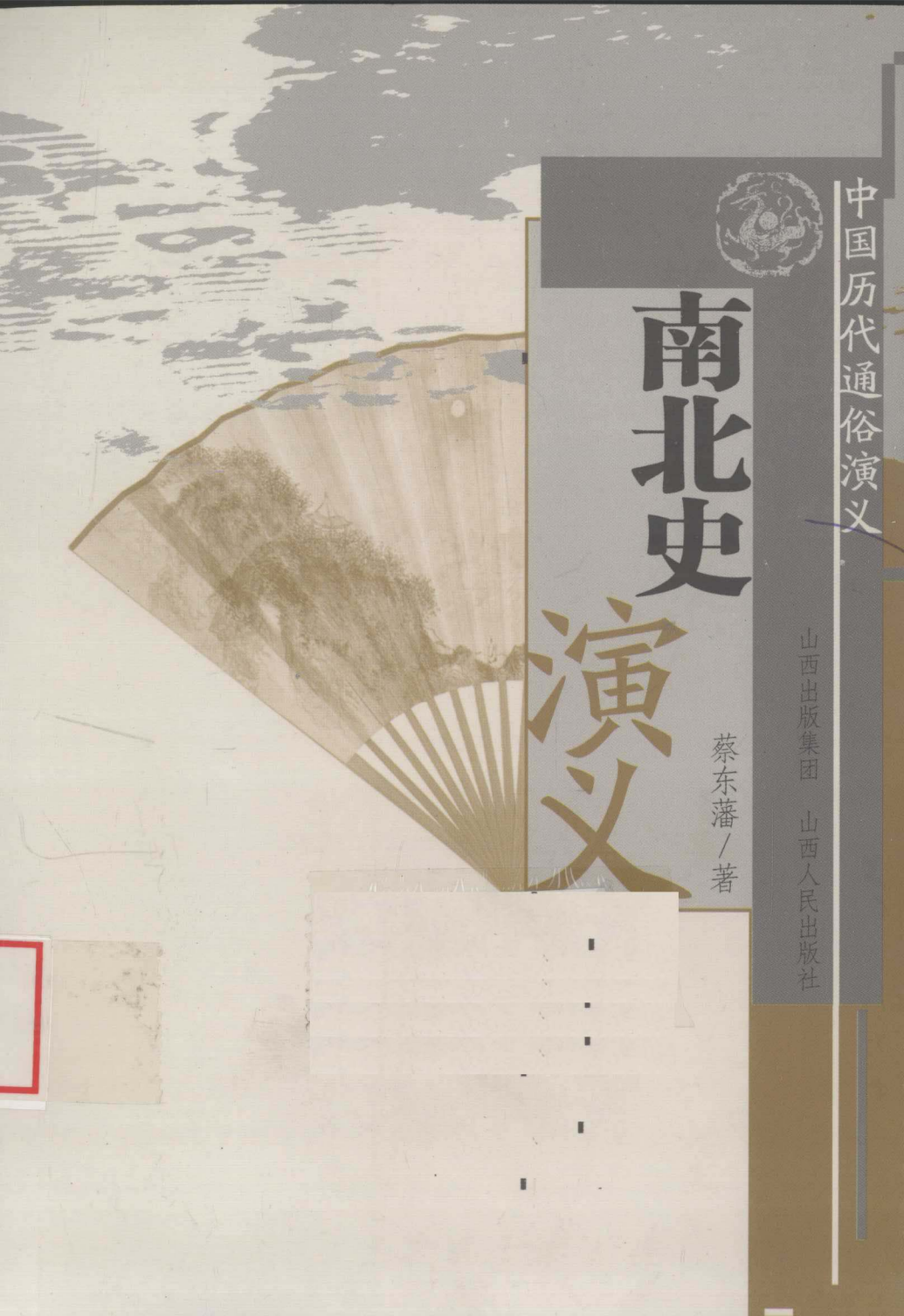


南北史

演义

蔡东藩 /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1246.4

C021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南北史

演义

蔡东藩 / 著

如欲印者請向本館接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北史演义 / 蔡东藩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2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丛书)

ISBN 978-7-203-06362-9

I. 南…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0865 号

南北史演义

著 者: 蔡东藩

责任编辑: 阎卫斌

装帧设计: 陈永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三联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9.375

字 数: 1009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2 月 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362-9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蔡东藩（1877—1945），名廌，浙江萧山人。清末秀才，工诗善医，曾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后感官场丑恶，称病归里。辛丑革命后，埋头撰述，至1926年，《历朝通俗演义》（今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告成。洋洋五百余万言，纵横古今，一气呵就。这套演义体小说，上自秦汉，下迄民国9年，“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不求古奥，不阿时好，独辟蹊径，浅显切近，可谓一部系统、完整的历史通俗巨著。因其文笔生动活泼，史料采撷丰富，甫一面世，销行即极为畅达，颇受读者青睐。还值一提的是，这部巨著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范围内，包含着爱国忧民的思想，如讴歌颂扬了中国古、近代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和廉臣洁吏，贬斥嘲讽了古、近代历史上的一些卖国奸贼与贪官污吏。

当然，作为一位生长和生活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史学家，蔡东藩不可能超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书中肯定存在一些旧的唯心历史观、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失实演绎之处。这些，均望读者诸君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之。

编者 1996年春

自序

子與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夫孔子惧乱贼，乱贼亦惧孔子。则信乎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而笔削之功为甚大也。春秋以降，乱贼之迭起未艾，厥惟南北朝，宋武为首恶，而齐而梁而陈，无一非篡弑得国，悖入悖出，忽兴忽亡，索虏适起而承其敝，据有北方，历世十一，享国至百七十余年。夷狄有君，诸夏不如，可胜慨哉！至北齐，北周，篡夺相仍，盖亦同流合污，骎骎乎为乱贼横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盗国，虽得混一南北，奄有中华，而冥罚所加，躬遭子祸，阿废弑君父，贼弟兄，淫烝无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是过也。二孙倏立倏废，甚至布席礼佛，愿自今不复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貽殃，则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惨报乎！然则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过渡时代，例以旧史家正统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沈约作宋书，萧子显作齐书，姚思廉作梁、陈二书，语多回护，讳莫如深，沈与萧为梁人，投鼠忌器，尚有可原；姚为唐臣，犹曲讳梁、陈逆迹，岂以唐之得国，亦仍篡窃之故智与？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梁、陈乃不忍直书与？彼夫崔浩之监修魏史，直书无隐，事未藏而身死族夷。旋以谄谀狡佞之魏收继之，当时号为“秽史”，其不足征信也明甚。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北周书成于令狐德芬，率尔操觚，徒凭两朝之记录，略加删润，于褒贬亦无当焉。隋书辑诸唐臣之手，而以魏征标名，魏以直臣称，何以张衡传中，不及弑隋文事，明明为乱臣贼子，而尚曲讳之，其余何足观乎？若李延寿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书之旁参，有此详而彼略者，有此略而彼详者，兹姑不暇论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后人或讥其失宜，窃谓春秋用夷礼则夷之，李氏固犹此意也。嗟乎！乱臣贼子盈天下，即幸而牢笼九有，囊括万方，亦岂真足光耀史乘流传后世乎哉？本编援李氏南、北史之例，拾摭事实，演为是书；复因年序之相关，合南北为一炉，融而冶之，以免阅者之对勘，非敢谓是书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后尘。但阅正史者，常易生厌，而览小说者不厌求详，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与！抑尤有进者，是书于乱

贼之大防，再三致意，不为少讳。值狂澜将倒之秋，而犹欲扬汤止沸，鄙人固不敢出此也。若夫全书之体例，已数见前编之各历史演义中，兹姑不赘云。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古越蔡东帆自叙于临江书舍。

目 录

第 一 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1)
第 二 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7)
第 三 回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	 (13)
第 四 回	毁贼船用火破卢循	发军函出奇平谯纵	 (19)
第 五 回	擒洛阳秦将败没	破长安姚氏灭亡	 (25)
第 六 回	失秦土刘世子逃归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31)
第 七 回	弑故主冤魂索命	丧良将胡骑横行	 (37)
第 八 回	废营阳迎立外藩	反江陵惊闻内变	 (43)
第 九 回	平谢逆功归檀道济	入夏都击走赫连昌	 (49)
第 十 回	逃将军弃师中虜计	亡国后侑酒作人奴	 (56)
第十一回	破氏帅收还要郡	杀司空自坏长城	 (62)
第十二回	燕王弘投奔高丽	魏主焘攻克姑臧	 (68)
第十三回	捕奸党殷景仁定谋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74)
第十四回	陈参军立栅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虜将	 (80)
第十五回	聘辩词张畅报使	貽洩溺臧质复书	 (86)
第十六回	永安宫魏主被戕	含章殿宋帝遇弑	 (92)
第十七回	发寻阳出师问罪	克建康袅恶锄奸	 (98)
第十八回	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104)
第十九回	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嬪	 (110)
第二十回	狎姑姊宣淫鸾掖	辱诸父戏宰猪王	 (116)
第二十一回	戕暴主湘东正位	讨宿孽江右麀兵	 (122)
第二十二回	扫逆藩众叛荡平	激外变四州沦陷	 (128)
第二十三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好佛老魏主禅统	 (134)
第二十四回	江上堕谋亲王授首	殿中醉寝狂竖饮刀	 (140)
第二十五回	讨权臣石头殉节	失镇地栎林丧身	 (147)
第二十六回	篡宋祚废主出宫	弑魏帝淫姬专政	 (154)

第二十七回	膺帝策父子相继	礼名贤昆季同心	(160)
第二十八回	造孽缘孽儿自尽	全愚孝愚主终丧	(166)
第二十九回	萧昭业喜承祖统	魏孝文计徙都城	(173)
第三十回	上淫下烝丑传宫掖	内应外合刃及殿庭	(179)
第三十一回	杀诸王宣城肆毒	篡宗祚海陵沉冤	(185)
第三十二回	假仁袭义兵达江淮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191)
第三十三回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	(197)
第三十四回	齐嗣主临丧笑秃鹫	魏淫后流涕陈巫蛊	(203)
第三十五回	汇密谋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贵湣诛	(209)
第三十六回	江夏王通叛亡身	潘贵妃入宫专宠	(215)
第三十七回	杀山阳据城传檄	立宝融废主进兵	(221)
第三十八回	张欣泰败谋翟重辟	王珍国惧祸弑昏君	(227)
第三十九回	谏远色王茂得娇娃	窃大宝萧衍行弑逆	(233)
第四十回	萧宝夤乞师伏虏阙	魏邢峦遣将夺梁州	(239)
第四十一回	弟子舆尸溃师洛口	将帅协力战胜锺离	(245)
第四十二回	诬通叛魏宗屈死	图规复梁将无功	(251)
第四十三回	充华产子嗣统承基	母后临朝穷奢极欲	(257)
第四十四回	筑淮堰梁皇失计	害清河胡后被幽	(263)
第四十五回	宣光殿省母后争端	沃野镇弄兵开祸乱	(269)
第四十六回	诛元父再逞牝威	拒葛荣轻罹贼网	(275)
第四十七回	萧宝夤称尊叛命	尔朱荣抗表兴师	(281)
第四十八回	丧君有君强臣谢罪	因敌攻敌叛王入都	(287)
第四十九回	设伏甲定谋除恶	纵轻骑入阙行凶	(293)
第五十回	废故主迎立广陵王	煽众兵声讨尔朱氏	(299)
第五十一回	战韩陵破灭子弟军	入洛官淫烝大小后	(305)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忧去世	贺拔岳被赚丧身	(311)
第五十三回	违君命晋阳兴甲	谒行在关右迎銮	(317)
第五十四回	饮宫中魏主遭鸩毒	陷泽畔窦泰死战场	(323)
第五十五回	用少击众沙苑交兵	废旧迎新柔然纳女	(329)
第五十六回	战邙山宇文泰败溃	幸佛寺梁主銜舍身	(335)
第五十七回	责贺琛梁廷草赦	防侯景高氏留言	(341)
第五十八回	悍高澄毆禁东魏主	智慕容计擒萧渊明	(347)
第五十九回	纵叛贼朱异误国	却强寇羊侃守城	(353)
第六十回	援建康韦粲捐躯	陷台城梁武用计	(359)

第六十一回	困梁官君王饿死	攻湘州叔侄寻仇	(366)
第六十二回	取公主侯景胁君	篡帝祚高洋窃国	(372)
第六十三回	陈霸先举兵讨逆	王僧辩却贼奏功	(378)
第六十四回	弑梁主大熬行凶	裔侯贼庶支承统	(384)
第六十五回	杀季弟特遣猛将军	鸩故主兼及亲生女	(390)
第六十六回	陷江陵并戕梁元帝	诛僧辩再立晋安王	(396)
第六十七回	擒敌将梁军大捷	逞淫威齐主横行	(402)
第六十八回	宇文护挟权肆逆	陈霸先盗国称尊	(408)
第六十九回	讨王琳屡次交兵	谏高洋连番受责	(414)
第七十回	戮勋戚皇叔篡位	溺懿亲悍将逞谋	(420)
第七十一回	遇强暴故后被污	违忠谏逆臣致败	(426)
第七十二回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却敌军段孝先建功	(432)
第七十三回	背德兴兵周师再败	揽权夺位陈主被迁	(438)
第七十四回	睚眦人淫后杀贤王	信刁媼昏君戮胞弟	(445)
第七十五回	斛律光遭谗受害	宇文护稔恶伏诛	(451)
第七十六回	选将才独任吴明彻	含妒意特进冯小怜	(457)
第七十七回	韦孝宽献议用兵	齐高纬挈妃避敌	(463)
第七十八回	陷晋州转败为胜	擒齐主取乱侮亡	(469)
第七十九回	老将失谋还师被虏	昏君嗣位惨戮沈冤	(475)
第八十回	宇文妇醉酒失身	尉迟公登城誓众	(481)
第八十一回	失邺城皇亲自刎	篡周室勋戚代兴	(488)
第八十二回	挥刀遇救逆弟败谋	酣宴联吟艳妃专宠	(494)
第八十三回	长孙晟献谋制突厥	沙钵略稽首服隋朝	(500)
第八十四回	设行省遣子督师	避敌兵携妃投井	(506)
第八十五回	据湘州陈宗殉国	抚岭表沈氏平蛮	(513)
第八十六回	反罪为功筑宫邀赏	寓剿于抚徙虏实边	(519)
第八十七回	恨妒后御驾入山乡	谋夺嫡计臣赂朝贵	(525)
第八十八回	太子勇遭谗被废	庶人秀幽锢蒙冤	(531)
第八十九回	侍病父密谋行逆	烝庶母强结同心	(537)
第九十回	攻并州分遣兵戎	幸洛阳大兴土木	(543)
第九十一回	促蛾眉宣华归地府	驾龙舟炀帝赴江都	(549)
第九十二回	巡塞北厚抚启民汗	幸河西穷讨吐谷浑	(555)
第九十三回	端门街陈戏示番夷	观瀾亭献诗逢鬼魅	(561)
第九十四回	征高丽劳兵动众	溃萨水折将丧师	(567)

第九十五回	杨玄感兵败死穷途	斛斯政拘回遭惨戮	 (573)
第九十六回	犯乘輿围攻紫寨	造迷楼望断红颜	 (579)
第九十七回	御苑赏花巧演古剧	隋堤种柳快意南游	 (586)
第九十八回	麻叔谋罪发受金刀	李玄邃谋成建帅府	 (592)
第九十九回	迫起兵李氏入关中	颉献书矮奴死阙下	 (598)
第一百回	弑昏君隋家数尽	鸩少主杨氏凶终	 (604)

第一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变乱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圣帝明王，善自贻谋，也不能令子子孙孙，万古千秋的太平过去，所以治极必乱，盛极必衰，衰乱已极，复治复盛，好似行星轨道一般，往复循环，周而复始。一半是关系人事，一半是关系天数，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国数千万里疆域，好几百兆人民，自从轩辕黄帝以后，传至汉、晋，都由汉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为中国所不齿，不说他犬羊贱种，就说他虎狼遗性，最普通的赠他四个雅号，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这蛮夷戎狄四种，只准在外国居住，不许他闯入中原，古人称为华夏大防，便是此意。

汉、晋以降，外族渐次来华，杂居内地，当时中原主子，误把那怀柔主义，待遇外人，因此藩篱自辟，防维渐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内，以生以育，日炽日长，涓涓不塞，终成江河，为虺勿摧，为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国，迭为兴替，害得荡荡中原，变做了一个胡虏腥膻的世界。后来弱肉强食，彼吞此并，辗转推迁，又把十六国土宇，浑合为一大国，叫作北魏。北魏势力，很是强盛，查起他的族姓，便是五胡中的一族，其时汉族中衰，明王不作，只靠了南方几个枭雄，抵制强胡，力保那半壁河山，支持危局，我汉族的衣冠人物，还算留贻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沦胥，无如江左各君，以暴易暴，不守纲常，不顾礼义，你篡我窃，无父无君，扰扰百五十年，易姓凡三，历代凡四，共得二十三主，大约英明的少，昏暗的多，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两个能文能武，经营四方，修明百度，扬武烈，兴文教，却具一番振作气象，不类凡庸。他看得江左君臣，昏淫荒唐，未免奚落，尝呼南人为巢夷，南人本来自称华胄，当然不肯忍受，遂号北魏为索虏。口舌相争，干戈继起，往往因北强南弱，累得江、淮一带，烽火四逼，日夕不安。幸亏造化小儿，巧为播弄，使北魏亦起内讧，东分西裂，好好一个魏国，也变做两头政治，东要夺西，西要夺东，两下里战争未定，无暇顾及江南，所以江南尚得保全。可惜昏主相仍，始终不能展足，局促一隅，苟延残喘。及东魏改为北齐，西魏改为北周，中土又作为三分，周最强，齐为次，江南最弱，鼎峙了好几年，齐为周并，周得中原十分之八，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险些儿要尽属北周了。就中出

了一位大丞相杨坚，篡了周室，复并江南，其实就是仗着北周的基业，不过杨系汉族，相传为汉太尉杨震后裔，忠良遗祚，足孚物望；更兼以汉治汉，无论南北人民，统是一致翕服，龙角当头，王文在手，既受周禅，又灭陈氏，居然统一中原，合并南北。当时人心归附，乱极思治，总道是天下大定，从此好安享太平，哪知他外强中干，受制帷帘。阿么小丑，计夺青宫，甚至弑君父，杀皇兄，杀庶母，骄恣似苍梧，淫荒似东昏，愚蔽似湘东，穷奢极欲似长城公，凡江左四代亡国的覆辙，无一不蹈，所有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祖训，一古脑儿撇置脑后，衣冠禽兽，牛马裾襟，遂致天怒人怨，祸起萧墙，好头颅被人斫去，徒落得身家两败，社稷沦亡；妻妾受人污，子弟遭人害，闹得一塌糊涂，比宋、齐、梁、陈末世，还要加几倍扰乱。咳！这岂真好算做混一时代么？小子记得唐朝李延寿，撰南北史各一编，宋、齐、梁、陈属南史，魏、齐、周、隋属北史，寓意却很严密，不但因杨氏创业，是由北周蝉蜕而来，可以属诸北史，就是杨家父子的行谊。也不像个治世真人，虽然靠着—时侥幸，奄有南北，终究是易兴易衰，才经—传，便尔覆国，这也只好视作闰运，不应以正统相待。小子依例演述，摹仿说部体裁，编成一部《南北史通俗演义》，自始彻终，看官听着，开场白已经说过，下文便是南北史正传了。

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江南丹徒县地方，生了一位乱世的枭雄，姓刘名裕字德舆，小字叫作寄奴，他的远祖乃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交受封楚地，建国彭城，子孙就住彭城居住。及晋室东迁，刘氏始徙居丹徒县京口里。东安太守刘靖，就是裕祖，郡功曹刘翽，就是裕父，自从楚元王交起算，传至刘裕，共历二十一世。裕生时适当夜间，满室生光，不啻白昼；偏偏婴儿堕地，母赵氏得病暴亡，乃父翽以生裕为不祥，意欲弃去，还亏有一从母，怜惜侄儿。独为留养，乳哺保抱，乃得生成。翽复娶萧氏女为继室，待裕有恩，勤加抚字，裕体益发育，年未及冠，已长至七尺有余。会翽病不起，竟致去世，剩得一对寡妇孤儿，凄凉度日，家计又复萧条，常忧冻馁。裕素性不喜读书，但识得几个普通文字，便算了事；平日喜弄拳棒，兼好骑射，乡里间无从施技；并因谋生日亟，不得已织屨易食，伐薪为炊，劳苦得了不得，尚且饕餮鲜饕，饥饱未匀；惟奉养继母，必诚必敬，宁可自己乏食，不使甘旨少亏。一日，游京口竹林寺，稍觉疲倦，遂就讲堂前假寐。僧徒不识姓名，见他衣冠襤褸，有逐客意，正拟上前呵逐，忽见裕身上现出龙章，光呈五色，众僧骇异得很，禁不住哗噪起来。裕被他惊醒，问为何事？众僧尚是瞧着，交口称奇。及再三诘问，方各述所见。裕微笑道：“此刻龙光尚在否？”僧答言：“无有。”裕又道：“上人休得妄言！恐被日光迷目，以致幻成五色。”众僧不待说毕，一齐喧声道：“我等明明看见五色龙，罩住尊体，怎得说是日光迷目呢？”裕亦不与多辩，起身即行。既返家门，细思众僧所言，

当非尽诬，难道果有龙章护身，为他日大贵的预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到了黄昏就寝，还是狐疑不决，辗转反侧，朦胧睡去。似觉身旁果有二龙，左右蟠着，他便跃上龙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识是何方何地，一任龙体游行，经过了许多山川，忽前面笼着一道黑雾，很是阴浓，差不多似天地晦冥一般，及向下倚瞩，却露着一线河流，河中隐隐现出黄色，那龙首到了此处，也似有些惊怖，悬空一旋，堕落河中。裕骇极欲号，一声狂呼，便即惊觉，开眼四瞧，仍然是一张敞床，惟案上留着一盏残灯，临睡时忘记吹熄，所以余焰犹存。回忆梦中情景，也难索解，但想到乘龙上天，究竟是个吉兆，将来应运而兴，亦未可知，乃吹灯再寝。不意此次却未得睡熟，不消多时，便晨鸡四啼，窗前露白了。

裕起床炊爨，奉过继母早膳，自己亦草草进食，已觉果腹，便向继母禀白，往瞻父墓，继母自然照允。裕即出门前行，途次遇着一个堪舆先生，叫作孔恭，与裕略觉面善。裕乘机扳谈，方知孔恭正在游山，拟为富家觅地，当下随着同行，道出候山，正是裕父翹葬处，裕因家贫，为父筑坟，不封不树，只耸着一抔黄土，除裕以外，却是没人相识。裕戏语孔恭道：“此墓何如？”恭至墓前眺览一周，便道：“这墓为何人所葬，当是一块发王地呢。”裕诈称不知，但问以何时发贵？恭答道：“不出数年，必有征兆，将来却不可限量。”裕笑道：“敢是做皇帝不成？”恭亦笑道：“安知子孙不做皇帝？”彼此评笑一番，恭是无心，裕却有意，及中途握别，裕欣然回家，从此始有意自负，不过时机未至。生计依然，整日里出外劳动，不是卖屨，就是斫柴；或见了飞禽走兽，也就射倒几个，取来充庖。

时当秋日，洲边芦荻萧森，裕腰佩弓矢，手执柴刀，特地驰赴新洲，伐荻为薪。正在俯割的时候，突觉腥风陡起，流水齐嘶，四面八方的芦苇，统发出一片秋声，震动耳鼓。裕心知有异，忙跳开数步，至一高涧上面，凝神四望，蓦见芦荻丛中，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头似巴斗，身似车轮，张口吐舌，状甚可怖。裕见所未见，却也未免一惊，急从腰间取出弓箭，用箭搭弓，仗着天生神力，向蛇射去，飐的一声，不偏不倚，射中蛇项，蛇已觉负痛，昂首向裕，怒目注视，似将跳跃过来，接连又发了一箭，适中蛇目分列的中央，蛇始将首垂下，滚了一周，蜿蜒而去，好一歇方才不见。裕悬空测量，约长数丈，不禁失声道：“好大恶虫，幸我箭干颇利，才免毒螫。”说至此，复再至原处，把已割下的芦荻，捆做一团，肩负而归。次日，复往州边，探视异迹，隐隐闻有杵臼声，越加诧异，随即依声寻觅，行至榛莽丛中，得见童子数人，俱服青衣，围着一臼，轮流杵药。裕朗声问道：“汝等在此捣药，果作何用？”一童子答道：“我王为刘寄奴所伤，故遣我等采药，捣敷患处。”裕又道：“汝王何人？”童子复道：“我王系此地土神。”裕慨然道：“工既为神，何不杀死寄奴？”童子道：“寄奴后当大贵，王者不死，如

何可杀？”裕闻童子言，胆气益壮，便呵叱道：“我便是刘寄奴，来除汝等妖孽，汝王尚且畏我，汝等独不畏我么？”童子听得刘寄奴三字，立即骇散，连杵臼都不敢携去。裕将臼中药一齐取归，每遇刀箭伤，一敷即愈。裕历得数兆，自知前程远大，不应长栖陇亩，埋没终身，遂与继母商议，拟投身戎幕，借图进阶。继母知裕有远志，不便拦阻，也即允他投军。

裕辞了继母，竟至冠军孙无终处，报名入伍。无终见他身材长大，状貌魁梧，已料非庸碌徒，便引为亲卒，优给军粮，未几即擢为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会稽妖贼孙恩作乱，晋卫将军谢琰，及前将军刘牢之，奉命讨恩。牢之素闻裕名，特邀裕参军府事。裕毅然不辞，转趋入牢之营。牢之命裕率数十人，往侦寇踪，途次遇贼数千，即持着长刀，挺身陷阵，贼众多半披靡。牢之子敬宣，又带兵接应，杀得孙恩大败亏输，遁入海中。

既而牢之还朝，裕亦随返，那孙恩无所顾惮，复陷入会稽，杀毙谢琰。再经牢之东征，令裕往戍句章。裕且战且守，屡败贼军，贼众退去，恩复入海。嗣又北犯海盐，由裕移兵往堵，修城筑垒。恩日来攻城，裕募敢死士百人，作为前锋，自督军士继进，大破孙恩。恩转走沪渎，又浮海至丹徒。丹徒为裕故乡，闻警驰救，倍道趋至，途次适与恩相遇，兜头痛击。恩众见了裕旗，已先退缩，更因裕先驱杀入，似生龙活虎一般，哪里还敢抵挡？彼逃此窜，霎时跑散。恩牢余众走郁州。晋廷以裕屡有功，升任下邳太守。裕拜命后，再往剿恩。恩闻风窜去，自郁州入海盐，复自海盐徙临海，徒众多被裕杀死，所掳三吴男女，或逃或亡。临海太守辛景，乘势逆击，杀得孙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自投海中，往做水妖去了。

恩有妹夫卢循，神采清秀，由恩手下的残众，推他为主，于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荆州刺史桓玄，方都督荆、江八州军事，威焰逼人。安帝从弟司马元显，与玄有隙，玄遂举兵作乱，授卢循为永嘉太守。使作爪牙。安帝即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并加黄钺，调兵讨玄。遣刘牢之为先锋，裕为参军，即日出发。

行至历阳，与玄相值，玄使牢之族舅何穆来作说客。劝牢之倒戈附玄。牢之也阴恨元显，意欲自作下庄。姑与玄联络，先除元显，后再除玄，裕闻知消息？与牢之甥何无忌，极力谏阻。牢之不从。裕再嘱牢之子敬宣，从旁申谏，牢之反大怒道：“我岂不知今日取玄。易如反掌？但平玄以后，内有骠骑，猜忌益深，难道能保全身家么？”遂遣敬宣赍着降书，投入玄营。

玄收降牢之，进军健康。元显毫无能力，奔入东府，一任玄军入城。玄遂派兵捕住元显，及元显党羽庾楷、张法顺，与谯王尚之。一并杀死，自称丞相。总百揆，都督中外。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撤去兵权。牢之始惊骇道：“桓玄

一入京城，便夺我兵柄。恐祸在旦夕了！”

敬宣劝牢之袭玄，牢之又虑兵力未足，不免迟疑。当下召裕入商道：“我悔不用卿言，为玄所卖，今当北至广陵，举兵匡扶社稷，卿旨从我否？”裕答道：“将军率禁兵数万，不能讨叛，反为虎伥，今桀桀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已失望将军，将军尚能得广陵么？裕情愿去职，还居京口，不忍见将军孤危呢。”言毕即退。

牢之又大集僚佐，议据住江北，传檄讨玄。僚佐因玄反复多端，都有去意，当面虽勉强赞成，及牢之启行，即陆续散去，连何无忌亦不愿随着，与裕密商行止。裕与语道：“我观将军必不免，君可随我还京口。玄若能守臣节，我与君不妨事玄，否则设法除奸，亦未为晚！”无忌点首称善，末与牢之告别，即偕裕同往京口去了。

牢之到了新洲，部众俱散，日暮途穷，投缢自尽。子敬宣逃往山阳，独刘裕还至京口，为除兖刺史桓修所召，今为中书参军。可巧永嘉太守卢循，阳受玄命，阴仍寇掠，潜遣私党徐道覆，袭攻东阳，被裕探问消息，领兵截击。杀败道覆，方才回军。

既而桓玄篡位，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迁居浔阳，改国号楚，建元永始。桓修系玄从兄，由玄征令入朝。修驰入建业，裕亦随行。当时依人檐下，只好低头，不得不从修谒玄。玄温颜接见，慰劳备至，且语司徒王谧道：“刘裕风骨不常，确是当今人杰呢。”谧乘机献媚，但说是天生杰士，匡辅新朝，玄益心喜。每遇宴会，必召裕列座，殷勤款待，赠赐甚优。独玄妻刘氏，为晋故尚书令刘耽女，素有智鉴，尝在屏后窥视，见裕状貌魁奇，知非凡相，便乘间语玄道：“刘裕龙行虎步，瞻顾不凡，在朝诸臣，无出裕右，不可不加以意预防！”玄答道：“我意正与卿相同，所以格外优待，令他知感，为我所用。”刘氏道：“妾见他器宇深沈，未必终为人下，不如趁早翦除，免得养虎贻患！”玄徐答道：“我方欲荡平中原，非裕不能为力，待至关陇平定，再议未迟。”刘氏道：“恐到了此时，已无及了！”玄终不见听，仍令修还镇丹徒。

修邀裕同还，裕托言金创疾发，不能步从，但与何无忌同船，共还京口。舟中密图讨逆，商定计画。既至京口登岸，无忌即往见沛人刘毅，与议规复事宜。毅说道：“以顺讨逆，何患不成？可惜未得主帅！”无忌未曾说出刘裕，唯用言相试道：“君亦太轻量天下，难道草泽中必无英雄？”毅奋然道：“据我所见，只有一刘下邳啰。”无忌微笑不答，还白刘裕。适青州主簿孟昶，因事赴都，还过京口，与裕叙谈，彼此说得投机。裕因诘昶道：“草泽间有英雄崛起，卿可闻知否？”昶答道：“今日英雄，舍公以外，尚有何人？”裕不禁大笑，遂与同谋起义。

裕弟道规，为青州中兵参军。青州刺史桓弘，为桓修从弟，裕因令昶归白

道规，共图杀弘。且使刘毅潜往历阳，约同豫州参军诸葛长民，袭取豫州刺史刁逵。一面再致书建康，使友人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同作内应。自与何无忌用计图修，依次进行。看官听说，这是刘裕奋身建功的第一着！小子有诗咏道：

发愤终为天下雄，不资尺土藉图功。

试看京口成谋日，豪气原应属乃公。

欲知刘裕能否成功，容待下回续叙。

开篇叙一楔子，括定全书大意，且援李延寿史例，将隋朝归入北史，见地独高。及正传写入刘裕，历述符谶，俱系援引南史，并非向壁臆造。惟经妙笔演出，愈觉有声有色，足令人乱目相看。桓玄妻刘氏，鉴貌辨色，能知裕不为人下，劝玄除裕。夫蛇神尚不能害寄奴，何物桓玄，乃能置裕死地乎？但巾幗中有此慧鉴，不可谓非奇女子，惜能料刘裕而不能料桓玄。当桓玄篡位之先，不闻出言匡正，是亦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欤？惟晋事当具晋史，故于晋事从略，第于刘裕事从详云。

第二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却说刘裕既商定密谋，遂与何无忌托词出猎，号召义徒。共得百余名，最著名的约二十余人，除何无忌、刘毅外，姓名如左：

刘道怜 魏咏之 魏欣之 魏顺之 檀凭之 檀祗隆 檀道济 檀范之
檀韶 刘藩 孟怀玉 向弥 管义之 周安穆 刘蔚 刘珪之
臧熹 臧宝符 臧穆生 童茂宗 周道民 田演 范清

这二十余人各具智勇，充作前队。何无忌冒充敕使，一骑当先，扬鞭入丹徒城，党徒随后跟入。桓修毫不觉察，闻有敕使到来，便出署相迎，无忌见了桓修，未曾问答，即拔出佩刀，把修杀死。随与徒众大呼讨逆，吏士惊散，莫敢反抗。刘裕也驰入府署，揭榜安民，片刻即定。当将桓修殁殓，埋葬城外。召东莞人刘穆之为府主簿，更派刘毅至广陵，嘱令孟昶刘道规，即日响应。

昶与道规，伪劝桓弘出猎，以诘旦为期。翌日昧爽，昶等率壮士数十人，佇待府署门前，一俟开门，便即驰入。弘方在啜粥，被道规持刀直前，劈破弘脑，死于非命。当即收众渡江，来会刘裕。

徐州司马刁弘，闻丹徒有变，方率文武佐吏，来至丹徒城下，探问虚实，裕登城伪语道：“郭江州已奉戴乘舆，反正寻阳，我等奉有密诏，诛除逆党，今日贼玄首级，已当晓示大航。诸君皆大晋臣，无故来此，意欲何为？”刁弘等信为真言，便即退去。

可巧刘道规、孟昶等自广陵驰至，众约千人，裕即令刘毅追杀刁弘。待毅归报，又令毅作书与兄，即遣周安穆持书入京，促令起事。原来毅兄刘迈留官建康，桓玄令迈为竟陵太守，整装将发。既得毅书，踌躇莫决。安穆见迈怀疑，恐谋泄罹祸，匆匆告归，连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处也未及报闻。近计无所出，意欲夤夜下船，赴任避祸。忽由桓玄与书，内言北府人情，未知何如？近见刘裕，亦未知彼作何状，须一一报明。此书寓意，乃俟迈抵任后，令他禀报。偏迈误会书义，还道玄已察裕谋，不得不预先出首。遂不便登舟，坐以待旦，一俟晨光发白，即入朝报玄。

玄闻裕已发难，不禁大惧，面封迈为重安侯。迈拜谢退朝，偏有人向玄潜